

秦始皇长城研究综述^{*}

徐卫民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依靠祖上拓展积蓄的实力，施展种种谋略，先后灭掉了韩、魏、楚、赵、燕、齐六个诸侯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

为了进一步巩固统一的成果，秦始皇采取了诸多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修建直道和驰道等。为巩固其统治和边疆地区的安全，在军事上瞩目于北方边疆。经过对匈奴的几次战争，特别是公元前215年和前214年两次战争的胜利，使匈奴头曼单于不得不放弃黄河北的大片土地，向北退却700余里。

秦始皇在匈奴向北退却后，为防御匈奴再南下骚扰中原，遂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进行重新修葺和增筑，使其连接成一线。同时，在匈奴退出的地方设置九原郡（今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并因河为塞，筑县城44座（今内蒙河套和鄂尔多斯高原地区），由九原郡管辖。同时采取“徙民实边”的政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徙谪，实之初县”和“迁北河、榆中三万家”的记载。还派蒙恬率兵数十万长期驻守。这些措施，确实收到了防御效果，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保证了边疆地区的安全。

关于秦始皇长城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分别就秦始皇长城的路线、秦始皇长城与秦赵燕三国长城的继承关系、秦始皇长城的西边起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有些问题已经达成一致，但是还有不少的问题存有争论。特别是一些学者通过实际考察以后提出一些新的线路，还需要学术界的认可和重新调查。下文将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状况予以叙述：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对秦始皇长城的记载就有不同，从而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带来比较大的困难，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一部书上记载秦始皇时兴筑的长城，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蒙恬率领大军筑长城的人数有10万和30万、50万三个不同记载，临河筑县城有34座和44座两个数字，渡河后所据之山有阴山和陶山的不同，是筑长城

^{*} 该研究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历代长城研究”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10JZD0007。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于阴山北假还是筑长城后又据阴山北假。前两个数字不同，尚不影响理解长城位置，后两个疑问则是判断长城位置的关键。秦始皇派蒙恬率大军北击匈奴时，首先攻占了河南，所谓河南指黄河以南，即今巴彦淖尔盟乌加河以南地带，包括今伊克昭盟及乌海市广大地区，有人释为鄂尔多斯地区，不够确切。古代黄河在今河套地区有北河与南河两条河道，酈道元《水经注》中记载黄河的北流为主干流，北魏时可通舟楫，南河即今黄河河道。今乌加河河床北面的大山，为阴山山脉的狼山，水之北为阴，蒙恬占据的阴山，即指河水北面的狼山，也可证上述史料中的“陶山”乃是阴山之误。北假邻近九原，汉武帝时改九原为五原郡，北假系指今查石太山以南、乌拉山及大青山北麓地带，将这片新开拓的土地假借给移民耕种，所以称为北假。

一 对秦始皇长城的实际考察

实地考察是研究秦始皇长城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代对于秦始皇长城的探索，始自20世纪早期。1911年，傅运森在《地学杂志》2卷7期发表了《秦长城东端考》一文，可以看做其发端。对秦始皇长城西段的实地探索，当始自顾颉刚先生1937—1938年那次亲临洮河流域的考察。1964年，盖山林、陆思贤先生曾踏勘过自呼和浩特市西至包头市一段。

随后史念海先生也对长城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写出了多篇高质量的研究文章。^①

后来许多省、市、自治区组织人力对其境内长城遗迹进行了普查，使长城研究进入实际考察阶段，从而大大促进了秦始皇长城的研究。

1985年暑假，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组织长城考察队前去考察内蒙古境内秦汉长城遗迹，取得了明显的成果。经考察得知，秦长城北段从内蒙古磴口县北的哈隆格乃山口入狼山，沿狼山之脊逶迤而东，经狼任口、呼鲁斯太沟、乌不浪口、巴音哈太东南山区、小畜太、固阳县北部的西斗铺，再沿大青山东行，经武川县南向东延伸。长城遗迹时断时续，大抵在交通要道处破坏很大，地面遗迹甚少。人迹罕到之处则保存较好，山岭上有高达四五米的石墙。

1985年，彭曦先生开始做长城考古与文化研究的大课题。学术界有人认为秦昭王长城没有修完，彭曦在阅读了大量史学文献和经过缜密的思考后认为，从宏观考虑，这段长城一定完成了。为了证明这一观点，他走出书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跋涉于陕、

①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2期；《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探索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洛河右岸战国时期秦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1985年第11期；《再论关中东部战国时期秦魏诸长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5年第2期；《秦长城与腾格里沙漠》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2期；《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期；《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

甘、宁、晋、内蒙古、冀诸省区的荒野大漠和深山峡谷间，总计徒步行走约 8000 公里，成为我国徒步考察战国秦简公“堑洛”和秦昭王长城的第一位学者，他用生命换来了学术界对战国秦长城的重新认定。专著《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盛赞他是“理论研究长城的第一人”。这项研究，已被编列为新中国 50 年来全国考古重要发现之一。

近年来，对长城的实际考察越来越多，沿秦长城各地的文物工作者和历史地理学者纷纷加入到考察工作中去，获得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对秦始皇长城的研究大有裨益。特别是甘肃、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的学者对本省的长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增强了人们对长城的了解。

围绕甘肃长城，甘肃省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并撰写了不少的文章。李琳的《对秦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岷县的再认识》（《丝绸之路》1999 年第 2 期），何钰、苟惠迪、张芳贤的《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考察记》（何钰执笔（《文物》1987 年第 7 期），孙益民、王楷的《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兰州学刊》1982 年第 1 期），陈守忠的《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 年第 2 期），王宗元的《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黄盛璋主编《亚洲文明》第一辑，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李并成、李琳的《对秦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岷县的再认识》（《丝绸之路》1999 年第 2 期），景生魁的《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社会科学》1988 年第 3 期）以及《岷县秦长城遗址考察》（《丝绸之路》1996 年第 2 期），范学勇的《秦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地望与洮州边墙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第 1 期），金迪在经过实际考察研究以后认为，秦始皇时期的长城起点在岷县（《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若干问题研究》，西北大学 2011 年研究生毕业论文）等。

2006 年国家启动了对长城的实际调查，先是对明长城的全国普查。2009 年又开始对早期长城的实际调查，就包括有秦始皇时期的长城，目前资料尚未全面公布。

二 秦始皇长城研究概况

（一）关于秦始皇长城走向的研究

秦始皇长城大体分为西、中、东三段，学界基本无争议。

其走向为：西起于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向北至临洮县，由临洮县经定西南境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由固原向东北方向经甘肃省环县，到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折向北至内蒙古自治区境内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

黄河以北的长城则由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向东直插大青山北麓，继续向东经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县境。由尚义向东北经河北省张北、围场诸县，再向东经辽宁抚顺、本溪然后折向东南，终止于朝鲜平壤西北部清川江入海处。

秦始皇长城西段

此段长城是凭借洮河与黄河天险而成，以障塞城堡为主，不全是互相连属的长城。而当年横贯甘肃、宁夏南部、陕北、内蒙古的西南至东北向的秦昭王长城已失掉防御

作用,所以推断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不是建在战国秦长城基础上的。此段长城遗址还有待进一步考察证实。经专家学者考证,在秦始皇时代也曾对秦昭王长城“缮而治之”,但这已不是秦朝万里长城的主线走向了。

秦始皇长城的西段起自甘肃岷县,循东北方向,经临洮、渭源、宁夏固原,又入甘肃环县、陕西吴旗、靖边北达内蒙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蜿蜒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一段保存较好,长城随山就势高低起伏,至今犹隐约可见。城墙系夯土筑造,夯层清晰可辨,夯窝紧密。^①

从实际考察资料来看,甘肃定西地区秦始皇的长城沿用了战国时期的长城。^②

下面分省对秦始皇长城西段研究情况予以叙述:

甘肃省秦始皇长城

目前学术界关于秦始皇长城在甘肃的路线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长城在甘肃的路线沿用秦昭王长城,一种意见认为部分利用秦昭王长城,部分是新建的,由临洮往北到兰州然后沿黄河往东。

秦昭王长城的起筑点在今临洮县北30里墩洮河东岸的南坪望咀儿,即大柳林沟水与洮河的交汇处,为东南—西北走向。在临洮县境内,长城沿东路沟北山梁向东南延伸,先后经过长城巷村、皇后沟、八里铺乡郑家坪村(长城在这儿俗称“长城岭”),这一段长城长约17公里,残高1—2.5米,基宽5—8米,顶宽2—2.5米,夯土版筑,夯层厚8—10厘米,由此向前达尧甸乡北的长城坡,东南行出临洮县,到达渭源县庆坪乡。在渭源县境内,长城由庆坪乡折而向南越过温家川乡(今五竹乡)的鸟鼠山,再转向东北至唐家河乡(今七圣乡)、北寨乡上盐滩村,跨过咸河进入陇西县内。在陇西县,长城沿德兴乡北的长城梁转向东南而行,这里有6公里多的长城保存比较完整,在雷神庙堡内建有烽燧一座,长城墙体由三重壕沟环绕,继续东南行达云田乡(今三十里铺乡)、马莲滩、小干川、康家店梁,自沙川里进入通渭县境。长城在通渭县境内为西南—东北走向,从四罗坪村南城壕梁到许家堡子、榜罗镇,再经锦屏乡郭家山、牛谷河、北城铺乡北城梁、寺子川乡长城梁,由张家山村进入静宁县境内。长城在静宁县内由田堡乡北上经陆家湾、上寨子、吊岔、张家峡、富爷店、岔儿湾、李家堡到达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境内,由堡子梁东折到马莲乡、固原县张易乡,由此再转向东北经红庄、孙家庄乡、滴滴沟,跨过清水河谷到程儿山,这里长城分两道前行,至固原城北二线合一折向东南,经文家山,绕河川之南梁而至彭阳县北,继续东南行至甘肃省镇原县。长城在镇原县呈东北—西南走向,经刘家堡、孟家塬,跨安川河、火地梁进入环县境内石咀山,又沿康家河东岸北行跨越合道川河直至半个城村,由此转向东北沿西川河北的山梁延伸,经路子湾村,又跨过环江而达李家塬、沈家塬、樊川乡长城塬,然后东北行至显神庙岭进入华池县西北部。这里长城沿陕甘交界线东南向行,经住台子、五掌梁,在铁角城处越过元城川河,经南湾、长城村,最后进入陕西省吴旗县境内。

① 董耀会 《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② 金迪 《甘肃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若干问题研究》,2011年西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秦长城在甘肃省内经五县，长达 800 余公里。其修筑方式，在平坦地区多夯土版筑而成，基宽 5—6 米，断面呈梯形，夯土层厚 8—10 厘米；在断崖高山深涧地带，或以断崖本身为墙，或于高处筑烽燧以警戒四周；在山坡较为平缓的地带，则利用山势地形修筑长城并置烽燧，墙体矮小，烽燧主要用于示警。秦代烽燧，在定西地区发现 3 座、庆阳地区 23 座，其建造方法同长城建造方法一样。长城沿线残存大量秦代板瓦、筒瓦、云纹半瓦当及泥质灰陶、夹砂灰陶器残片，陶片纹饰有绳纹、菱形方格纹等。

而对于秦始皇长城有没有经过兰州，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专家认为，兰州境内有秦长城，有些专家认为兰州境内没有秦长城，这个争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近几年经过一些考古专家的实地考察，初步断定兰州境内是有秦长城存在的，在兰州和永靖交界的地方，就发现了秦长城遗迹，另外榆中桑园峡还保留着秦长城遗迹。明代兰州军民在修筑“河南边墙”时，利用了秦长城残迹。

兰州境内的秦长城是秦始皇时期蒙恬修筑的，战国秦长城和秦长城的走向相差不多。秦长城从洮河和黄河的交汇处，沿着黄河进入经过永靖，然后沿着黄河，顺着山势向东修筑，从永靖兰州交接处开始的盐锅峡南口开始，沿黄河南岸下至八盘峡口，途经上铨、上车、下车、扶河小茨沟等地，这段长城长约 12 公里，基础宽约 4—5 米，最宽的地方达 14 米，残高最高处 7 米。1983 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这一带挖出了排水陶管数节。然后经过兰州市西固区、七里河、城关、榆中等地，走出兰州境内，大约沿黄河东行，与宁夏、内蒙古的战国秦长城汇合。

《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兰州条载“兰州，《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及秦既并天下，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

贾衣肯先生认为蒙恬所筑长城是秦始皇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段长城的分布走向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在秦西，即由今甘肃榆中县（或兰州）以西沿黄河北上至内蒙古包头以西，大致呈南北走向。该文则通过分析蒙恬筑长城的背景，考证与长城分布密切相关的秦榆中方位和秦代众羌、匈奴等部落的分布，认为这段长城在秦北，为东西走向。并就秦始皇北伐性质、蒙恬所筑长城具体所指、长城起止及秦直道与秦长城关系、秦长城西北段等学术界长期以来存有争议或留意不够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①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其疆域在西部有所扩展，军事前哨扩展到永靖、兰州、榆中、皋兰、靖远县一带，并进行大规模修复长城活动。《史记·蒙恬列传》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秦始皇时所筑长城，沿洮河东岸行经岷县城北、临洮县城西、永靖县城南。洮河汇入黄河后，长城又沿黄河南岸东行经兰州，又沿东岸行经皋兰东、靖远西，最后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又经河套地区，在山西境内与燕长城相接，过燕山绵延至辽东。关于秦始皇长城，甘肃地方史志也有详细记载，《皋兰县志》载：“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筑。明万历元年（1573）补修。西自兰州新城起，沿河东至靖远县大浪沟，约计二百余里。”《金县志》载“长城在黄河南岸，秦蒙恬所筑。在

① 贾衣肯《蒙恬所筑长城位置考》，《中国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

今县境内者，自西北皋兰交界处之桑园城，长十里，沿河而至什川堡城址，有二里余。东至平滩堡至靖远交界城，有二里余。”秦始皇时所筑长城，均“因地形，用制险塞”，堑溪谷以为塞防，所以没有留下遗迹。^①

不少学者据《匈奴列传》“可缮者治之”的记述，以为秦长城大抵因秦昭王、赵、燕长城之旧，加以修缮和连接，其实不尽然。秦始皇虽对昭王、赵、燕长城有修缮，但由于拓地甚广，长城的某些地段是大大向北推进了。原秦昭王长城从陇西向东经宁夏、陕北至内蒙古，却未能把新收取的大片河南地置于它的保护之内。出于军事的需要，秦始皇用主要力量在其西北设置新的防线，这就是《秦始皇本纪》所说“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筑亭障以逐戎人，西谪实之初县。”对这条防线，有人认为“似未筑有长城，纵于扼险之地，立有障塞，亦未必互相连贯，故称之为边则可，称之为长城则未妥”^②。

但也有持不同意见的，认为“秦始皇所筑的长城不在今宁夏境内东渡黄河，那就可能是由贺兰山东北趋向阴山山脉西端的。这两条山脉之间现在是乌兰布和沙漠，……秦长城当已陷入流沙之中”^③。在这一地带是否筑有长城，恐怕只有赖于实地考古了。不过，可以肯定始皇长城并不只是修缮昭王长城。这条防线确曾存在，而且北移了，因为在榆中（今兰州）是筑有长城的。《通典》（卷一七四）兰州五泉县云“汉金城县也，汉榆中县故城在今县东。……又有故苑川城及故长城。”因此认为兰州只有明长城的看法是值得再斟酌的。

然而，有学者认为非也。马杰英在1989年《文博》第6期发表的调查简报《甘肃永靖县境内秦汉长城烽隧遗址》一文将秦长城东与兰州市西固区新城长城相接。兰州市黄河南岸明长城西起西固区新城，沿黄河而下，经七里河区、城关区、榆中县、皋兰县而至靖远县。此段长城地方志中多有记载，过去曾有人认为是明代在秦长城基础补筑的，对此，陇上史学名家张维先生早已做过驳正，指出秦长城未经过兰州。近年来，兰州市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对此段长城做了详细的调查，亦证明此段长城确为明长城。^④

朱耀廷、郭引强、刘曙光等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三年（前214），‘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这里所说的榆中，应是今甘肃兰州、永靖一带。由于蒙恬收复河南地之后，横贯甘肃、宁夏南部、陕北、内蒙古的秦昭王长城已失掉防御作用，西北边地已推进到黄河和贺兰山之间。秦始皇长城的西段是凭借黄河天险而成，其中多修有障塞和城堡。经考察西起甘肃省岷县，循洮河东岸向北经临洮县、兰州，再东折至榆中。向北沿黄河东岸修筑了不少城塞，直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和历史

① 唐晓军 《甘肃境内的长城与烽燧分布》，《丝绸之路》1996年第5期。

② 张维华 《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史念海 《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河山集》（二），三联书店1981年版。

④ 鲜明、尚无正 《甘肃永靖县境内秦长城质疑》，《文博》1992年第3期。

文献“自榆中并河以东……城河上为塞”相吻合。”^①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南首起于甘肃省岷县城西，自此而西出岷县，经临夏、卓尼二县而北，入康乐县抵安龙关遗址。又西北沿明河州卫二十四关遗址出康乐，经和政县、临夏市，入积石山县境抵积石关遗址，全线呈东南—西北走向，长400—500千米。积石关北拒黄河，长城自此不筑墙垣，但‘因河为塞’或‘城河上为塞’而东北，出甘肃，过宁夏”^②。类似的观点还有的认为：秦长城的西端起点是位于甘肃省卓尼县阿子滩乡玉古村东南的石崖，距其以东10千米的羊巴古城即“临洮城”；洮州“明代边墙”的大部分也是在秦长城古址上修筑的。^③这类观点认为在长城起点处存在明代边墙与秦长城的叠压打破关系。

笔者认为，长城是从今天的甘肃岷县西10公里的地方沿着洮河东岸到岷县城（秦临洮县）附近，再沿洮河折向西北，经过今天的临洮县城（秦代陇西郡治所）的西面，延伸到今天的永靖县城西边。秦代万里长城的起始段就是顺着洮河而下到今天的永靖县城附近，以“堑溪谷”的形式铲削洮河右岸，使之陡峭如墙。自今永靖县继续沿黄河右岸伸向东北，经过兰州、榆中和靖远等市县而出甘肃省界。在这个地段，长城是“因河为塞”，或夯筑城墙，或铲削河岸，也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所说的“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城河上为塞”的地段，榆中，就是今兰州市一带。近年在永靖县境内的洮河、黄河右岸都发现过秦代长城的遗址，表明秦代长城确实是“并河以东”而向前延伸的。

宁夏的秦始皇长城

宁夏固原境内有一段总长230公里的长城，从东向西穿越彭阳、原州、西吉三县区。

宁夏境内的秦长城有南部和北部两条，南部的通过固原。战国时期就有了，是秦始皇的先祖修建的。秦始皇时期是否沿用，还是一个争论问题。

早期秦长城在秦惠文王时就开始修筑，到秦昭襄王时才得以完成，所以被称为战国秦长城。战国秦长城尽管曲折回环，但始终走大小水域分水地带。其起自甘肃省定西地区临洮河谷地，途经渭源、陇西、通渭县，进入平凉市静宁县，顺葫芦河东岸经北峡口从闫庙进入我区的西吉县，经黄家岔、玉桥、张结子、好水川口、单民、兴隆镇、谢家东坡、王家、韩家堡至将台，在将台以90°的角度转折向东，顺马莲河河谷至马莲水库出西吉县而进入原州区的张易乡，至黄堡东，转折为东北方向，进入红庄乡政府院内。长城过红庄乡后进入叠叠沟，出叠叠沟山口后至孙家庄、白家湾，在这里又转折向东，经过吴庄、闫家庄，至明庄西北，便分为两道，形成“内城”和“外城”之分。内城从明庄过公路，便爬上了原州城西北5公里的一道顺向小丘陵，经郭

① 朱耀廷、郭引强、刘曙光 《战争和和平的纽带——古代长城》，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巩如旭 《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③ 范学勇 《秦长城西端走点临洮地望与洮州边墙壁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庄、十里铺过清水河至沙窝。外城更向西北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弓背状,经乔洼过清水河,过河后又折向东南至沙窝与内城合二为一。内城和外城形成鲜明的对比。内城城墩城墙高大、宽厚、完整,城线笔直如画,气势雄伟巍峨。全线约8公里长的内城遗迹保存较完好,除被公路和少数后期冲沟穿破外,全线基本不曾中断,每200米至230米便有一个城墩,垂直高10米至20米。

关于宁夏有没有秦始皇长城,长城学者和考古界大多认同《史记》说法,至少从史料考证的角度看,宁夏北部确曾存在过秦代长城。专家根据黄河沿岸宁夏相邻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古发现,也推断其有或有过。2008年9月29日,赵实对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的西卓子山一带(位于宁夏)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长城遗迹。新发现的长城位于西卓子山脉西南端,自山麓西侧的山前坡地出现,沿山脊向上延伸约1公里,消失于海拔1235米高处的悬崖壁上。至此探索暂告终止,其仍保持向东北发展的势态。长城底宽8—10米,顶部相同,残存高度0.5—2米,由块石垒筑,两壁垂直,平整度较好。在山势舒缓之处,以上述构筑方式出现。在较陡峭的地段,采用了凿山成直壁,上加筑石墙的构筑方式。在悬崖壁上,以石块垒砌了适当的部分使之无法被攀越,并相接成一体。因此赵实认为:宁夏北部不仅历史上修筑过秦汉长城,而且它一直存在着,它就在石嘴山惠农区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相邻的戈壁滩上。秦汉长城从阴山沿黄河两岸向西南延伸,在乌海市河东沿桌子山向南蜿蜒,在海南区高速公路大桥附近跨黄河进入宁夏境内,并横截宁夏平原北段的狭窄通道,连接到贺兰山北段。^①

2009年9月,宁夏博物馆原馆长周兴华在黄河中卫市沙坡头区北长滩村境内,新发现数千米秦始皇时期石砌长城。据周兴华介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统兵30万修筑万里长城,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战国秦昭王“拒胡”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这时的秦始皇长城从秦境西南向东北修筑,依次经过临洮、榆中、并河以东、阴山、辽东五段。秦始皇长城在西北“河南地”的修筑方式是“因河为塞”、“城河上塞”、“因边山险”和“堑山堙谷”等,其中北长滩村秦始皇长城属于“并河以东”段部分。记者近日跟随周兴华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来到中卫市沙坡头区北长滩村下滩水车对岸的高山上,发现这里的长城残高最高处约10米,顶宽3米到4米,是建筑者按照防御需要,根据山体走向、坡度、高低、豁口、崖壁及水沟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修筑而成的。有的长城墙体是加高山脊,有的是填补豁口,有的是补立山坡,有的劈山为墙,还有的是人工墙体与天然峭壁相连接。除了部分劈山作为长城墙体外,其余长城墙体皆为石块垒砌。这些石块岩面平整,接缝严密,收分合度,下宽上窄,依山后倾,墙体稳重牢固。周兴华说,北长滩秦始皇长城经历了2200多年的天灾人祸,只有少数长城墙体保存完好,大部分已经破落坍塌或者被荒草碎石湮没。^②

许成先生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秦始皇的时候是以河为塞,就是说黄河变成了第一线的防御工程。沿河为塞筑44城,沿河再修筑亭、障、堡防守。夏天是以黄河为堑,冬天,黄河结冰,它不能作为一道重要防线,便退回去,继续以秦(昭襄王)的万里

① 赵实 《宁夏北部秦汉长城的探寻发现》,《新消息报》2008年12月21日。

② 武勇 《宁夏中卫北长滩新发现秦始皇石砌长城》,新华网宁夏频道2009年9月26日。

长城为防线。如此看来,秦始皇的确修过固原这段长城。还有人指出,秦始皇时期根本就没在宁夏修过长城,蒙恬修筑的长城在内蒙古阴山脚下。^①

秦始皇长城中段

关于秦始皇长城中段的路线争论不大。

董耀会先生认为:中段由内蒙古兴和县,经黄旗海北岸,绕过集宁市北境,顺大青山而西,经察右中旗,武川县南的南乌不浪,固阳县北部的大庙、银号、西斗铺,然后北依阴山,南障黄河后套,经五原、杭锦后旗北境,西抵乌兰布和沙漠北缘,这是秦统一以后,蒙恬北逐匈奴,辟地数千里,利用战国时期赵长城的基础,加以重新修缮而成的。阴山至贺兰山之间的广阔缺口当是秦统一以后新筑的。其长城的建筑由于基本上依托大青山和阴山,主要是用石块垒砌,在乌拉特中旗南部发现用石块垒砌的墙面有多次修缮的痕迹,基宽3.9米,高约3.9—4米。沿长城内外,在连绵的山巅上,还用石块垒成供传递军情用的烽燧,山谷间的通道则构筑了一些关隘城堡设施,沿黄河岸还夯筑了一系列障塞,使秦统一以后的长城中段形成纵深防御体系。^②

这段长城部分利用了战国赵北线长城的基础,但更多的是新筑的。此段长城的建筑基本依托大青山和阴山,多用毛石块垒砌。文物工作者在阴山北麓,考察了一处长达450公里的秦始皇长城,长城东端在今呼和浩特市北郊的坡根底村与赵长城相衔接,向北偏西方向,翻越阴山到武川的什尔登古城,沿大青山北麓至固阳县空村山、阿塔山北麓,再循色尔腾山的中支查尔泰山北麓西行,在乌拉特中旗沿狼山南支的北麓逶迤而西,直到临河市北的石兰计山口,保存好的地段长城一般高5—6米,顶宽3米;隔1—2公里有一小烽火台,隔5公里有一座大烽火台和驻军营盘。在乌拉特中旗南部还发现用石块垒砌的墙面有多次修缮的痕迹,基宽4米,高达4—5米。沿长城内外,在连绵的山巅上,还用石块垒成供传递军情用的史称“烽燧”、“亭燧”的烽火台,山谷间的通道则构筑了一系列史称“障塞”的城堡。在固阳县银号乡见到的秦始皇长城,用大型方整的石块砌里外两壁,中间填以小块石头,墙面平整坚固,在固原九分子乡包白公路西侧现建有秦长城遗迹碑,这里的长城用黑褐色的石片砌筑,外侧残高约3—5米,内侧1—2米,顶宽1.5—2.5米之间,并且还有“分段包干”施工留下的接缝痕迹。

关于秦始皇中段长城内蒙古段是否沿用了赵长城,何清谷先生认为是否定的。他认为:过去许多学者断言,这种说法是与实际不符的。首先,从赵武灵王到秦始皇华夏政权时,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而秦长城北段不可能“悉因”赵长城之旧。关于赵长城的西端还有一条史料可证,《水经·河水注》引《虞氏记》曰“赵武侯自五原河曲筑长城,东至阴山。”其次从现存遗迹看,在今内蒙古境内的赵长城与秦长城北段,是迥然不同的两条长城。可见,秦长城北段断无利用赵长城之处。至于再向东去,我们没有调查,不排除秦利用赵长城某段的可能。^③

① 王玉平 《华兴时报》2010年4月5日。

② 董耀会 《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 何清谷 《秦始皇北段长城的考察》,《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秦长城延绵万余里,经两千余年的风雨侵蚀和自然变迁,遗迹已较罕见。唯独在内蒙古阴山深处人迹罕至的山谷之中,仍保存有数百公里,而且雄风犹存。

内蒙古秦长城遗迹:(何清谷先生考察所得)

哈隆格乃山口障塞遗迹:哈隆格乃山口位于今内蒙古磴口县北,为狼山西部最大的山峡,峡谷长达50余公里,是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通向山后的谷道,无疑是古代一条行军大道。据考察所见,在山口西侧的一级阶地上有一座“65米见方的石城,四角有马面,南面有一门。墙均为块石砌成,城外东南角石墙缝隙中发现残木椽一节,似为墙角木构望楼遗迹。城内有一房基,呈长方形,似为军官住所,城中采到铁釜残片、绳纹筒瓦片等。阶地高出谷底约18米,石城紧挨山谷的陡壁修筑,可以严密监视谷口动态。在石城南的台地上,有东西向的三排石砌房基遗址,上有大量陶片,纹饰、器形与城内同,似为当年驻军遗迹。”《汉书·地理志》“朔方郡窳浑城”条下注“有道西北出鸡鹿塞。”侯仁先生据此推定石城为“汉鸡鹿塞废墟”。鸡鹿今蒙语意为石头,也许是从匈奴语传承下来的。鸡鹿塞意为石头筑的障塞,是障尉驻守的障城,侯先生向山谷里走了约10公里,发现石筑烽火台九座,在第五号烽台山谷东侧的阶地上发现一段长25米、宽3米的石墙,^①这些可能与长城有关。西汉在狼山的防务大都利用了秦的基础,因此,这些工程可能有始建于秦代的,可能属秦长城北段西端防御体系的组成部分。

狼山北口长城遗迹:狼山口是狼山中段的一处重要山口,有一条长8公里的曲折谷道,是从河套通往大漠的咽喉,南口、北口均有古代设防的遗迹。我们在踏勘中发现北口东西两侧均有长城残墙。东侧山上有四段保存较好,经实测分别长为48.6米、47.5米、38.6米、20米,残高1.1米,基宽2.4米,总计长度约300多米。残墙之间以巨大的自然山石作连接,说明筑长城时利用这些山石作墙。在石墙附近一平台上采到灰色素面陶片三片,器形不清。西侧山上的残墙沿山岭向西延伸约0.6公里。以往学者推定此为战国赵长城西端高阙塞所在,看来不对,当为秦长城北段的要塞。^②

呼鲁斯太沟长城遗迹:据盖山林、陆思贤同志调查,这段长城在深山主脉的阴坡、石筑、石料多为人工敲砸成的片状石块,少数是自然石块。垒砌的方法都是交错叠压,保存好的地方夹心部分和壁面叠压得一样规整。除了年久倒塌的部分外,不管山顶、山坡和山沟,遗迹都能连接起来。在山脊的转角处或山沟里,常是凸出或凹进的石墙,在外侧有补贴缺口的块壁,异常险峻(《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

乌不浪口长城遗迹:在距乌拉特中旗水泥厂3公里处,即狼山乌不浪口西侧,发现长城筑在乌不拉河北岸山崖上,随山势起伏,蜿蜒曲折,采用当地山石砌成。考察队沿长城走向踏勘约3.6公里,发现烽燧六个,均在长城内侧的山巅,亦用石块垒成,倾倒后呈圆形堆积。烽燧周围地面大都散布浅灰、深灰及夹砂陶片,有绳纹、布纹、玄纹,器形可辨认者有直口鼓腹灰陶罐、陶盆、陶钵、折唇灰陶罐等,皆为秦汉遗物。

① 侯仁之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② 何清谷 《高阙地望考》,《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乌不浪口是河套平原东部和包头西部通往山北的要冲，正当秦九原郡的北方，当是秦长城线上的要塞之一。

巴音哈太东南山区长城遗迹：此段长城在乌拉特中旗巴音哈太苏木（乡）东南 20 公里的群峰之中，保存最好。考察队沿长城踏勘 15 公里，发现 21 座烽遂及一些房基遗址，均在长城内侧的制高点。长城大多缘山岭而筑，皆用块石垒砌，咬缝紧密，壁面光整，大部残高在 1.6 米以上，有一段高达 4.8 米。在傍河险要之处则利用陡峭的崖岸，低凹处用块石补筑，这种人工与自然结合的石墙有的高达 10 米以上。据当地老人言，这段长城西到大胜口，东端与小余太长城相接。在木盖图河与石哈河交汇处的东岸冲积台地上，有约 1 米多的土夯城墙，夯层清晰可见，呈舌状，两端向上数十米与山腰间的石长城相接，似为沿河所筑的障城遗址。在长城、烽隧遗址地表采到大量陶片，多为浅灰、深灰色泥质细陶，器物为罐、盆、钵、甑等生活用具。还在烽隧遗址中采到五铢钱一枚，这是西汉曾利用此段长城的物证。

小余太长城遗址：内蒙古考古工作者近年还在巴盟乌拉特前旗小余太乡北面的阴山中，发现一段总长度为 250 公里的秦长城。这段保存相当完好的长城被命名为“小余太秦长城”。小余太秦长城位于阴山深处，东与固阳境内的秦长城相接，西至狼山口，随山势起伏绵延不绝，东西相望，不见首尾，气势非常壮观。北魏时地理学家酈道元，曾在阴山地带考察过战国及秦汉时的长城，在《水经注》中描写道“沿溪亘岭，东西无极”。今以此语形容小余太秦长城，实为贴切。小余太秦长城全部用石块筑成，高 3.5 米，底宽 4.1 米，顶宽 1.5 米；长城附近每隔 0.5—1.5 公里，筑有烽火台、小城障以屯戍卒。考察队沿长城踏勘近 4 公里，发现烽隧遗址两处。长城之南、增隆昌水库之北，有古城遗址，周长约 1 500 米，呈不规则菱形。北墙偏西有一突出墙外的大夯土台基，似为望敌之用的望楼台基。地面采到莽币“货布”一枚及大版瓦、筒瓦残片。可能是西汉利用秦长城时所建的边城，稍大于障城，为军队驻防之所。这段长城一直沿用到西汉，汉武帝时曾对其进行过加固维护。

西斗铺长城遗迹：这段长城位于固阳县北部西斗铺西南 3 公里的色尔腾山中。考察队从边墙壕村起，沿长城往东踏勘 3 公里，所见长城石筑、土夯两种皆有，大抵山下土夯，山上石筑，两者结合处以块石砌墙皮，以碎石和砂土充墙心。据云此段长城西延连接小余太长城。烽隧异常密集，3 公里内有九处，烽距 100—600 米。山洼处竖包头市保护碑，大字刻“秦长城遗址”，小字云此长城为秦始皇时所筑，汉武帝时曾修缮利用过，故亦称“秦汉长城”。这说法大体是正确的。^①

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 199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段长城长约 85 公里，从东到西横穿固阳县中部的四个乡镇。固阳秦长城多建于山的阴面半坡，是目前保存最好的秦长城建筑实体和遗址。固阳县秦长城是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在历史上就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建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建筑方法主要有石筑、土筑、土石混筑，其中石筑约占 70%。基本包括了秦长城的所有建筑类型，有很强的代表性，专家称之为“秦长城的博物馆”。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保存较为完好的是固

① 何清谷 《秦始皇北段长城的考察》，《人文杂志》1989 年第 4 期。

阳县金山镇红石板沟一段,长约12公里,城墙外侧有5米高,内侧有2米高,顶宽2.8米,底宽3.1米,墙体多以黑褐色厚石片交错叠压垒砌而成。

1988年夏,内蒙古包头市古长城遗迹察与研究课题组对《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赵北长城进行了全面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认为“经过实地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阴山北麓的北段长城,与阴山南麓的赵长城有诸多不同,绝不是《图集》所绘的赵长城北段,而是秦朝著名将领蒙恬‘西北斥逐匈奴’之后,主持修筑的一段新的秦长城,《图集》的编绘者们却把两者混同了。”“蒙恬修筑的阴山北麓秦长城,全长450公里,东端在今呼和浩特市郊的坡根村与赵长城衔接,向北偏西方向翻越阴山武川的什尔登古城,沿大青山北麓至固阳空村山、阿塔山北麓,再循色尔腾山的中支尔泰山北麓西行,在乌拉特中旗海流图沿狼山南支的北麓逶迤而西。直到临河市北兰计山口,从而在阴山北麓形成一道新的线。”^①

关于高阙地望的争论:高阙是战国、秦、汉时期我国北疆著名的军事要塞。古代的注家、学者皆认为它是狼山中某一山口,近代许多学者更肯定其是狼山石兰计山口(即两狼山口)。唐晓峰在《文物》1977年第5期上发表《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从长城考古的角度,确认高阙就在石兰计山口后,使这一观点似乎更成了定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基本遵从其说,在绘制赵国疆域图时,将赵国长城分为南北两段:南段东起卓资县,西至乌拉山中部;北段东起武川县,西至磴口县。将高阙方位标在石兰计山口,只是略微偏西。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学者开始对此提出疑窦。^②1985年夏,中国秦汉史学会组织的“秦汉长城考察队”到内蒙古考察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赵国的疆域,南段、北段长城,高阙等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何清谷在《高阙地望考》中,更肯定高阙应是乌拉特前旗宿黄乡境内乌拉山西段的大沟口。^③鲍桐对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赵、秦、汉长城进行考察后,认为有两个高阙,一是赵高阙,在昆都仑沟;一是秦汉高阙,在狼山石兰计山口。^④后何清谷先生又发表文章对鲍桐先生的观点提出批驳。^⑤

关于秦长城北段是否采用赵长城,何清谷先生认为:秦长城北段,沿狼山、大青山的山岭而筑,与赵长城全不相干。在狼山段只有秦长城而无赵长城;小余太段的秦长城离乌拉山南的赵长城图测距离尚在75公里以上;大青山中的武川县境,两条长城相距较近,但还是各自西东,没有重合。可见,秦长城北段断无利用赵长城之处。至于再向东去,我们没有调查,不排除秦利用赵长城某段的可能。^⑥

辛德勇先生研究后认为:战国时赵武灵王在赵国北部边境线修筑的长城,位于今乌拉前山一大青山南麓。这道山系,即古阴山山脉,因此,《史记·匈奴列传》所记赵

① 鲍桐 《蒙恬修筑阴山北麓长城考察记》,《长城学刊》创刊号,1991年。

② 陈梦家 《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严宾 《高阙地望考》,载《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

③ 何清谷 《高阙地望考》,《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④ 鲍桐 《高阙地望新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⑤ 何清谷 《关于高阙地望的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⑥ 何清谷 《秦始皇北段长城的考察》,《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武灵王“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的“高阙”，就应当是这道长城西端的一处山口，这座山口，可以称之为“阴山高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其北方边防设施，在秦人故土，沿用了秦昭襄王长城；在赵国旧境，则沿用了赵武灵王长城，《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始皇二十六年时，其疆界“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指的就是在北边沿用赵国长城的这种情况。至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蒙恬率军“北击胡，掠取河南地”，并在第二年亦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兴工修建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所谓“万里长城”。这道长城的西北地段，是“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其在原赵国北边地带，仍是利用赵武灵王所建长城。在原秦国北边地区，由临洮至狄道段，利用了战国秦昭襄王所筑长城；由狄道至枹罕西北的黄河岸边地段，是重新兴修了一段城垣；由枹罕西北的黄河河岸亦即“榆中”地区，至阴山西南端的赵武灵王长城起点，则是利用黄河河道作为防御设施，并未修筑城垣。这种“因河为塞”的做法，具有很古远的历史渊源，长城本身即源于开挖壕堑作为界沟。古人表述疆界的“封略”一词，“略”字即应指这种界沟。下令建造“万里长城”之后，秦始皇随即在当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这里“陶山”应为“阴山”的形讹，“北假”应通假为“北各”，是指山体的北部。所谓“阴山北假中”，是指阴山的北坡部分及其迤北直至阳山（即今狼山—乌拉后山山系）南麓地区，这里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河套（后套）地区。蒙恬出兵占据这一区域，是为利用这里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解决“河南地”边防驻军的粮食供给问题。为保障这里农业生产环境的安定，便又在河套北侧的阳山山脉上，修筑了一道新的长城，以阻遏匈奴的袭扰。这道长城建成后，秦人原来一直沿用的赵武灵王长城，已经远离边界线，失去了防守疆界的功能，这道长城上的关塞“高阙”，也随之丧失了控扼边境通行要道的隘口作用。中国古代的关隘，具有随着区域开发和疆域拓展而向外侧推移的规律，“高阙”这一关口，即随着秦朝疆域向“阴山北假中”地区的扩展，迁移到阳山长城西端的一处山口。与“阴山高阙”相对应，这座山口，可以称之为“阳山高阙”。^①

固阳秦长城横亘在固阳县城北7公里处的色尔腾山上，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侵蚀，用石板交错垒砌的长城雄姿犹在，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段秦长城。1996年国务院把固阳秦长城划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考证，固阳秦长城始修于公元前214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阴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亭障”即长城。《汉书·匈奴传》记载：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云中以西……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说明色尔腾山长城的修筑时代上限应是秦代，个别地段晚至汉代。

横贯固阳中部的秦长城，西自乌拉特中旗梁五沟林场进入本县西斗铺镇，东行至王如地村折向东行，经西边墙壕、哈毛坝、前康图沟、银号村，再折向东南至银号镇

^① 辛德勇 《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并论秦始皇万里长城西段走向以及长城之起源诸问题》，《文史》2005年第3期。

陈家村伸入武川县境内,全长约120公里。秦长城修筑于山峦的阴面半坡,其修筑就地取材,在石料丰富的山地一般为石筑,长城全部用石板块错缝垒砌;在低山、缓坡地带采用夯土建筑。石筑长城外侧高1—4米,内侧最高1米,顶宽1—5米,截面近长方形。土筑长城,用黄砂土夯成,残高0.3—0.4米,宽5—6米,夯层厚5—10厘米,夯窝直径9厘米,断面呈梯形。秦长城沿线的烽燧建于长城内侧的高地上,与长城分离,长城与烽燧一般保持15—50米的距离。相邻烽燧相互呼应,在地形复杂的山地距离较近,为0.3—1公里,在平坦地方远一些,为2—2.5公里。长城障城共发现两处:长发城障城、三分子障城。

在包头市境内的秦长城多半修筑在山峦北坡,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山谷隘口及平川地带多用夯土筑成,山地则多用石砌或土石混筑,一般石砌长城遗迹保存尚好,现存的一般外壁高度在4米以上,基宽4米,顶宽2米左右。站在高处,依然可见长城顺着山势上下,状若游龙,每隔一段尚能辨清古代烽火和障城的遗迹,在包头秦长城内外,留有8—9座古城遗址。

秦始皇长城东段

秦始皇长城东段从内蒙古化德县境,往东经过河北省康保县南、内蒙古太仆寺旗、多伦县南,河北丰宁、围场县北,内蒙古赤峰市北境及奈曼旗、库伦旗南境,至辽宁阜新市北,这段长城或沿用战国燕长城旧迹,或新筑。据文献记载,辽河以东秦始皇长城一直延伸到朝鲜境内平壤大同江北岸。其建筑方法,因这段长城所经过地带的自然条件差别较大,采取了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累石为城、树榆为塞的不同方法。^①

对于利用燕国长城的问题,学术界意见不一。

一种意见认为,辽宁的秦始皇长城始建于燕国,《史记·匈奴列传》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长城协会提供的资料显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在辽宁地区的行政建置,仍依燕之旧制。修筑长城也是“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加以修缮、连缀而已,当然,也有一些增大和扩筑。秦长城在辽宁境内段落,是沿用的原燕国的外线长城,在旧有的墙址上加以修缮的,故长城走向与燕长城基本相同。从西边进入辽宁阜新地区后,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与铁岭一带,越过辽河,向东经清原、新宾、桓仁、宽甸,过鸭绿江而后直达长城所起的碣石山。

辽宁境内幸存的秦始皇长城在建平县北部努鲁儿虎山的崇山峻岭之中,那里断断续续地盘亘着一条被当地群众称为“石龙”或“土龙”的古代长城遗迹,经考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燕秦长城。在建平县张家湾南山至蛤蟆沟北梁之间,至今还保留着长7公里、宽约2米、高1米左右的城墙遗址,就像留在地表上的一道浅浅的疤痕。其中烧锅营子乡化匠沟村北山上的一段保存最好,石砌结构仍清晰可见。另外,这一带还发现了许多古代用于驻兵、屯粮的附属城地。燕秦长城之所以被当地群众称为“石龙”或“土龙”,主要是因为长城因地制宜建造而成,越山岭时凿石垒砌,经平川就动土夯筑,须跨河流便设立渡口。而辽宁境内其他地区的秦始皇长城就很难找到地上的

^① 董耀会 《万里长城纵横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痕迹了。

冯永谦、何浦滢的《辽宁古长城》^①认为“秦长城在辽宁境内段落，是沿用原燕国的外线长城，在旧有的墙址上加以修缮的，故长城走向与燕长城基本相同。从西边进入辽宁阜新地区后，又经彰武、法库、开原与铁岭一带，越过辽河向东经清原、新宾、桓仁、宽甸，过鸭绿江而后直达长城所起的碣石山。”

萧景全认为“秦在辽东仍是沿用了燕国长城障塞的旧址，只是对个别倾塌和湮失地段进行了维修和加固”，进一步明确长城“从阜新市的彰武县出境后，进入沈阳市所属的新民北部地区，然后东行进入法库县叶茂台镇，再东行经铁岭市的镇西堡、龙首山，折而南下过新台子镇邱台子、懿路复又进入沈阳境内。在沈阳市大体沿今沈（阳）铁（岭）高速公路一线，即新城子区和东陵区东部的矮丘一带南北通过，然后抵浑河北岸，在东陵区高坎镇附近跨越浑河，经东陵区上伯官进入抚顺市顺城区李石寨镇，再经刘尔屯、四方台、抚顺县大南乡东台、越东陵区深井子镇鄂家沟进入抚顺县拉古乡，然后南行过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寨乡的和顺、关台沟一带复又进入抚顺县海浪乡，接着进入本溪市，经该市溪湖区的后湖公园、明山区高台子镇威宁、牛心台镇的大浓湖，然后东行经本溪满族自治县的小市张家堡、谢家崴子水洞、山城子镇的朴家堡，再继续向东至碱厂镇，然后可能擦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南部边缘进入桓仁满族自治县，经该县木孟子镇，四道河子乡的三道河子村、县城、雅河乡驻地及该乡口龙山进入宽甸满族自治县，再经该县步达远、太平哨、红石砬子、永甸、长甸等乡镇抵鸭绿江边。”^②

另一种意见非也，认为秦始皇长城应该在燕长城以北。

唐晓峰先生认为：据调查报告，赵长城（位于大青山南麓）以北的始皇长城，位于大青山北麓，它逶迤于内蒙古境内固阳北、武川南，过集宁至兴和，北入河北省境。^③燕长城北的始皇长城则自内蒙古的察右后旗向东经商都、化德、太仆寺旗、多伦，再经河北的围场北，内蒙古的赤峰北、敖汉旗、奈曼旗、库伦旗，入辽宁省的阜新。^④这两段长城遗址不连接，相近端的兴和和察右后旗、化德南北相距甚遥，不知原因何在。

也有人认为位于燕长城之北的长城亦是燕长城，燕长城是采用了复线的形式。^⑤

总之，这一地带的长城走向和年代问题扑朔迷离，是需要花些力气才能搞清楚的。

辽河以西的长城中，据文物考古工作者考察发现，秦始皇万里长城要比燕北长城

① 冯永谦、何浦滢《辽宁古长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萧景全《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③ 唐晓峰《内蒙古西北部秦汉长城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5期。

④ 盖山林、陆思贤《内蒙古境内战国秦汉长城遗迹》，《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郑绍宗《河北省战国、秦、汉时期古长城和城障遗址》；布尼河林《河北省围场县燕秦长城调查报告》；项春松《昭乌达盟燕秦长城遗址调查报告》，均见《中国长城遗址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秦汉长城遗址的调查》，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靠北,过去称为康保三道边即由内蒙化德、康保东去和赤峰最北面一道长城是秦始皇时期所筑。

秦始皇长城东段沿线也修筑了许多城池、障和烽火台一类的防御建筑设施。今赤峰、围场、丰宁一带的秦始皇长城,建在山岭上的取自然石块垒砌,方法是内外两侧用较规整的自然大石块,中间填以乱石碎块或砾石,基宽一般为2—3米,横断面呈梯形,下宽上窄,估计当时城墙高度约3—4米,顶宽1米左右。在石筑城墙残基上,有的地段发现明显的接痕墙缝,证明当时筑造长城是按地区分段施工的。敖汉旗以东一段长城建在丘陵间,则多为以土夯筑或土石并用。

李文信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是从阜新西来,“经彰武、法库、铁岭、开原一带,跨越辽河,再折而东南,经新宾、宽甸,向东至当时国境”^①。刘子敏认为“长城的走向应自铁岭以北折而东南,经抚顺大伙房水库以东的南杂木一带穿越浑河、苏子河而南走,越太子河中游一带,经宽甸县以东地区过鸭绿江”^②。张博泉认为:长城出阜新后,“再经彰武、法库而至辽河。再沿河北上至河之上游,又东北折至今吉林市北,东向至珲春滨海一带”^③。李殿福认为:东段长城是对燕国长城的修缮和利用。西迄独石口,经围场、赤峰北至敖汉旗的南半部进入奈曼旗的忙牛河上游,东去库伦旗南部,再继续往东蜿蜒达阜新县北部,过彰武、法库东抵开原。开原以东以障塞形式一直伸延到朝鲜半岛之龙岗(碣石)。李文信和佟柱臣二位先生过去曾调查了燕北长城的西段,即围场至赤峰这一线。^④

近年辽宁省文物工作者调查了赤峰至敖汉一段;李殿福对西接敖汉的奈曼、库伦两旗境内的燕长城进行了调查。^⑤并在1973年和1974年对燕北长城以南的奈曼旗南湾子乡三一村沙巴营子战国古城(初步考证该城为西汉辽西郡文成县旧址)进行了发掘,更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因此说西迄独石口,东经围场、赤峰北、敖汉、奈曼、库伦这一段已十分清楚。东去彰武、法库至开原,虽没有来得及实地检查,但据辽宁省文物部门的同行介绍,过去曾在法库县境断断续续的有过发现,因此说大体走向已趋明晰。^⑥

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因地形、用险制塞”,表现在长城大多建在山梁上,而且内侧为缓坡。在长城穿越河谷的地段,或以沟堑代替墙壁,或在河谷一侧增筑一段平行的墙壁,两山之间则用天然石块砌成石墙,形成“石门”。有的还开有“水门”,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往往于深入山口处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筑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秦始皇长城东端止于何处?《史记·匈奴列传》和《蒙恬列传》告诉我们,秦始

① 李文信 《中国北部长城沿革考》,《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创刊号。

② 刘子敏 《战国秦汉时期辽东郡东部边界考》,《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5期。

③ 张博泉 《东北地方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 佟柱臣 《考古学上汉代及汉代以前的东北疆域》,《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⑤ 李殿福 《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⑥ 李殿福 《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北方文物》1982年第1期。

皇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在辽东何处？没有详指。据《水经注·河水注》：“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这里的“碣石”是具体所指。但碣石之地名又不止一处，到底是那个？中外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考“碣石”有三：一在河北昌黎，是据《通典》：“碣石在本州南二十里。”《郡县志》：“碣石在卢龙县南二十三里。”《明志》：“昌黎西北有碣石山”，即今河北昌黎县北二里的碣石山。二在辽宁省南部，据《山海经·北经》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郝懿行注云“地理志：辽西郡临渝有桑，云又有碣石水，疑碣石水即绳水也。”三是汉乐浪郡遂城之碣石。在《晋书·地理志》：“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通典》卷一八六《高句丽传》：“碣石山在乐浪郡遂成县，长城起于此山。”又据《晋书·地理志》和《通典》记载：“遂城县有碣石山，长城所起”。说明长城遗址在中唐杜佑著《通典》时尚清晰可辨。《通鉴地理通释》亦云“秦筑长城，起所自碣石，在今高丽界。”这里所说的碣石亦是指汉乐浪郡遂城县之碣石，也就是现在朝鲜半岛平安南道之龙岗地方。在平安南道曾经发现过燕国刀币和铁器工具以及秦戈等遗物。^①

萧景全先生认为：有些学者考查辽东长城障塞，多拘泥于要找出一道连绵不绝的石垣或土垣，例如辽西和内蒙古地区那样。其实古文献对辽东长城的记述是很明确的。《史记·朝鲜列传》记燕时“为置吏筑障塞”。《汉书·匈奴列传》载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这种记述与辽东地区的长城障塞的实际情况正相符合。辽东地区不但早期长城障塞如此，甚至到明代，辽东边墙也绝不像其迤西地区长城那样墙连垣接，而是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筑墙。这皆因辽东地区，特别是抚顺、本溪和丹东三市的东部地区，山岭起伏，河流纵横，许多地段本身就具天险之利，修筑者利用地势，稍加筑治即成。同时，又由于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浩大的长城障塞工程，如果到处修成连绵不绝的墙垣，势必耗费巨大，这是任何当权者都难以承担得起的。^②

对此，张维华先生指出“边远辽阔之地，起筑不易，或难于防守，则仅间置以城障烽燧，未必悉行起筑”^③。

《史记·匈奴列传》：“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襄平属辽东郡，约在今辽宁省辽阳老城。而《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涓水为界。”《史记正义》引《地理志》云“涓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乐浪县即今朝鲜平壤。《汉书·地理志下》乐浪郡下涓水云“水西至增地入海。”汉增地约当今新安州，涓水即今清川江。一些学者据此推论，燕北长城已及朝鲜，为秦时长城直达朝鲜之所因。据《史记·匈奴列传》，秦始皇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辽东郡地域辽阔，具体止于何处？《正义》引《括地志》云“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而较多较早的记载说明可至朝鲜。《淮南子·人间训》：秦“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

① 李殿福 《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北方文物》1982年第1期。

② 萧景全 《辽东地区燕秦汉长城障塞的考古学考察研究》，《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

③ 张维华 《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水经注·河水三》:“始皇三十三年,起自临洮,东暨辽海,西并阴山,筑长城。”该辽海即渤海,也泛指辽东滨海之地。《水经注·河水三》又云“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此碣石位于朝鲜。《通典》(卷一八六):“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城县,长城起于此山。今验长城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晋书·地理志上》乐浪郡遂城县下“秦筑长城之所起。”按遂城县在今朝鲜平壤南,秦时即属辽东郡。

目前燕北长城调查发现东端已至奈曼、库伦、阜新。在此段长城之南北尚未见另外的长城遗迹,但是长城南部沿线的古城、烽燧遗址中包含燕、秦、西汉时期的遗物。这或许是秦筑长城袭燕之旧的关系。^①

但据2009年12月12日中新网报道:吉林省通化县境内新近发现11处秦汉长城遗址,其中有四处已经确认,七处有待进一步发掘。专家表示,这标志着目前秦汉长城的最东端将重新界定为通化县,而并非普遍认为的辽宁省新宾县旺清门镇孤脚山烽燧。调查小组对西起通化县三棵榆树镇沿江村、东至通化县快大茂镇的范围内进行调查走访、挖掘,共发现11处遗址,包括古城址和烽火台等。据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宋玉彬介绍,吉林省境内发现的长城应该是长城的附属设施,当时应该由士兵看管。据了解,这种长城主要是围绕当地所设的郡或县城,构成一个总的军事防御体系,士兵依据的天险可能就是一块孤立的石头,就近拢一些火,放狼烟传递信息,并不像人们所常见的北京八达岭那样是有城墙的长城,具有防御和界限的功能。考古人员在遗址发掘出的一些瓦片、陶片、石器等都是反映汉代特征的文物,尤其是绳纹瓦、布纹瓦都较流行于汉代。从发现的11处长城遗址分布来看,基本是一条线,依着通化境内河谷分布,专家推测这些只是吉林省境内秦汉长城的一部分,再往东端还可能存在秦汉长城遗址。

笔者认为,秦始皇长城东端的终点在朝鲜的北部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是从辽宁还是吉林进入朝鲜,我认为不要急于下定论,还要做扎实的考察工作,其实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二) 关于秦始皇长城西边起点的争论

关于秦始皇长城西边的起点,学者们长期以来争论激烈,且难分胜负。有的认为在今天甘肃岷县,有的认为在今甘肃临洮。史党社、田静先生在《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一文中已对相关观点予以比较全面介绍。^②

1. 岷县说

今岷县就是秦汉时代的“临洮”,“岷县说”是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来源最早。《史记》之《蒙恬列传》、《匈奴列传》就明言西起自“临洮”,大约同时代的文献《淮南子·人间训》也明确记载秦始皇时代所作长城是“西至临洮”的。《汉书》的《匈

① 李殿福《吉林省西南部的燕秦汉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

② 史党社、田静《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秦汉研究》第1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奴列传》也记载是起自“临洮”的。后来的徐广、酈道元、李泰、杜佑等人都跟随此说。如《蒙恬列传》之《集解》引徐广说“临洮在陇西”，也就是说临洮指的是属于秦陇西郡的“临洮”。《水经注·河水》也说蒙恬所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匈奴列传》之《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云“秦陇西郡临洮县，即今岷州城。本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万余里，东入辽水。”《元和郡县志》云“溢乐县，本秦汉之临洮县也，属陇西郡。秦长城首，起县西二十里。始皇三十四年并天下，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筑长城，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杜佑《通典·州郡典》之岷州条说“岷州，春秋及战国时属秦，蒙恬筑长城之所起也。”注又云“属陇西郡，长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东，即秦之临洮县境在此矣。”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岷州条、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陕西岷州卫条，均同《通典》之说，谓岷州境内有秦长城遗址。唐岷州即今岷县，也就是秦汉之“临洮”。

“岷县说”长期作为一种主流观点，近代学者也大多持赞成态度，如王国良、顾颉刚、罗哲文、张维华、谭其骧、史念海、彭曦、吴初骧、艾冲等诸位先生。

王国良先生认为“秦长城西起于今甘肃岷县，东行经狄道、固原、隆德等地，包六盘山而北走，再东经环县而入陕西境，过绥德，渡黄河，历山西河北境，到山海关转向东北，横贯辽宁南部”，一直到今朝鲜平壤南之“碣石”^①。参照王书中所附图可知，王国良的解释，虽然有隙，但是对于长城的基本走向的解释，则是正确的。他还指出，秦始皇万里长城，是沿用了秦、燕、赵三国旧有长城的。

顾颉刚先生1937—1938年考察后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走向，“自岷（县）折而北，东行至渭源，又西北至今临洮，又北至皋兰，沿黄河至宁夏而北而东，与赵长城相衔接。”^②

罗哲文先生早在1963年即考察过临洮东尧甸乡的秦昭王长城，并认为就是秦始皇时期的长城，在其发表的考察简报中，承认秦始皇长城起点的“岷县说”^③。他在1982年出版的《长城》一书中认为，秦昭王长城西起今岷县，后来这段长城被秦始皇长城所沿用，北段、东段则沿用了燕、赵长城。^④在黄河到阴山一段长城，是设立“亭障要塞”的。在其后来出版的《世界奇迹——长城》一书中，他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从甘肃岷县起，沿洮河东岸北行，经临洮、兰州，入宁夏，沿贺兰山至内蒙古的高阙，与蒙恬率兵修筑的长城相接。东段，大抵循着赵国、燕国的北界长城的路线，从内蒙古、河北，向东跨越辽宁省辽阳市，直抵雅绿江边。”中段，即今河套和阴山一带，基本是利用、增修赵长城而成的。^⑤

张维华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段之长城，沿用了秦昭王长城，在兰州以南段长

① 王国良 《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0年。

② 顾颉刚 《甘肃秦长城遗迹》，《史林杂记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罗哲文 《临洮秦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察简记》，《文物》1964年第6期。

④ 罗哲文 《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⑤ 罗哲文、刘文渊 《世界奇迹——长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

城的走向上,看法与顾颉刚同。兰州以东,顾先生认为是沿黄河而东北行,最后与赵长城相接的,而张维华则认为是“再由皋兰东行,越陇山,入固原县境。复东北行,入合水与环县之境。自此再东北行,入今陕西之鄜县境。再东北,经延安县而入绥德县。再东行,达于黄河西岸而止。”^①

史念海先生认为:今岷县至于临洮,是沿用了秦昭王旧城的,秦昭王长城与秦始皇长城在临洮一带分支,一行向东者为昭王长城;向北至于兰州者乃秦始皇长城,秦长城的西段,只有临洮至于兰州,阴山一段为新筑。他认为,兰州以东至于阴山,也是筑有长城的,只不过今或消失,或淹没于宁夏一带黄河以西的流沙之中。^②

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上,在今岷县至于临洮之间,也标注有长城,显然与史念海先生看法一致。在今兰州—内蒙古河套一带的黄河岸边也标注有“始皇时所筑长城”,说明谭先生在认为秦始皇长城起于“临洮”的同时,也承认兰州以东的黄河岸边所筑为长城。1983年谭先生又发表了《秦关中北边长城》一文,认为“因河为塞”者,乃蒙恬新筑之长城,在今阴山之上。^③艾冲先生的看法基本与史、谭先生同。^④

吴初骧先生也主秦始皇长城西起点的“临洮说”。但他同时也认为,秦昭王长城是从今临洮北三十里墩村附近开始的,而秦始皇长城则起自今岷县的。^⑤

彭曦先生认为:秦始皇时代是利用修缮了秦昭王长城的,而且,秦长城绝不可能只止于今30里墩村的杀王坡一带,而向南之延续情况到底如何,则还需要更加细致的实际考察,须不仅仅限于文献探讨。对于兰州以东至于河套的“城河上为塞”的是否就是长城,彭先生基本持肯定态度,觉得应是长城的不同形式而已,但也须实际调查的帮助。^⑥

另外有学者也进行了许多考察,也列出了一些实物证据。李琳所列有以下几项:1947年岷县曾出土有秦货币万余枚;大量的秦瓦遗存,这些瓦片与临洮等地长城沿线的形制一致;有大量的壕沟存在,当是以“堑”作长城的遗留。^⑦

景生魁通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秦长城当起于进岷县县城西十里乡的大沟寨一带,沿洮河岸下行,一直可与康乐、临洮的长城联系在一起。李琳与景生魁都列出了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说长城的修筑,也是为了防止羌人的,故“岷县说”不容否定。

巩如旭认为:秦始皇万里长城起首于岷县城西,向西出岷县,经卓尼、临潭而北,

①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② 史念海《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论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中国长城学会编《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谭其骧《秦关中北边长城》,《历史地理》第三辑,1983年。

④ 艾冲《中国的万里长城》,三秦出版社1994年版。

⑤ 吴初骧《战国秦长城与秦始皇长城》,《西北史地》1990年第2期。

⑥ 彭曦《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 李琳《对秦长城西起临洮即今岷县的再认识》,《丝绸之路》1999年第2期《甘肃境内秦长城考察记略》,《丝绸之路》1996年第6期。

然后经康乐、和政、临夏，抵积石山县境黄河岸边，大致呈东南—西北走向，全长四百五十公里。然后在黄河岸边“因河为塞”走向东北，出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①进而指出，“洮州边墙”可能有的地方就是在秦始皇长城基础上做成的，但这种说法仍有把明清“洮州边墙”与秦始皇长城互混的嫌疑，并不一定靠得住。

范学勇通过对明清时代的“洮州边墙”的考察，把秦汉临洮的位置向西大幅移动了100公里以上，认为卓尼县西卡车乡的羊巴城即秦汉临洮城，而且绵延二三百华里，位于今卓尼、临潭境内的“洮州边墙”，大部分是沿用了秦长城的。若按照范学勇的解释，秦长城起于今羊巴城西，那么秦始皇长城就是从今卓尼一带大致呈北行状，至于黄河的。可以看出，其所定的长城的走向，与巩如旭之说是相似的。^②

史党社、田静先生认为：秦长城其从临洮向南延伸到岷县是极为可能的。秦代与羌人虽然矛盾并不尖锐，但仍要发挥使“众羌不复南渡”的作用，羌人不像匈奴在秦之北，而是分布在洮河以西，故防线须从临洮向南延伸。所以秦代修筑于洮河流域的这条防御线，无论是长城还是别的什么形式，都应是一种客观存在。由于其与秦昭王、赵、燕长城等相接，也有所新筑，构成了宏伟的“万里长城”，所以无论是什么形式，把这些关塞看做“绵延万里”的秦始皇长城的一部分，都是可以的。秦始皇长城南到岷县说，也就有了合理的理由，不能轻易否定。我们怀疑，在临洮—岷县一线，可能没有长城建筑，而与“榆中”以东的“城河上为塞”一样，也是以筑城为堡垒或者“堑溪谷”的这些形式进行防御的。因为这里并不同于北方较为平坦的沙漠草原地带，需要有连续的防御工事；这里有的只是连绵的黄土丘陵和山岭，其西侧逐渐向黄河上游的草原地带过渡，所以只需在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或者别的什么形式，就足以达到防御的目的。后来明清时代的“洮州边墙”，设立在本条防线更西的卓尼、临潭境内的草原地带，与此处洮河中下游的情况正好相反，正可作为此处因属山区而不需修筑连续性长城的证据。难怪今日临洮—岷县一线无长城踪迹可寻了。因此，“临洮说”者根据今临洮南无长城遗迹，就认为秦始皇长城也是起点于临洮，论据也是不坚实的。^③

还有的学者不同意临洮说，但也不认为在岷县。

何钰认为秦始皇长城西起岷县之说不妥，岷州有崆峒山，“秦长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或二十里，乃唐初李泰《括地志》之言。他们考察的岷县境内迄今并未发现长城遗迹。秦始皇统一后的万里长城西部首起何在？作者认为：司马迁《史记》中的‘起临洮至辽东’是广意言之。临洮即指陇西郡濒临洮河的地带，非具体实指临洮县而言”^④。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的《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

① 巩如旭 《秦始皇万里长城起首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② 范学勇 《秦始皇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地望与洮州边墙考》，《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史党社、田静 《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秦汉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何钰 《秦长城西部起首崆峒山刍议》，《社科纵横》1994年第1期。

第13集)一文对有关地方志及有关论著中对秦长城西端起点“临洮城”的地望提出质疑。通过实地考察,并结合地方志文献,对岷县、临潭、卓尼、康乐、渭源、广河、临洮诸县境内濒临洮河的山涧溪谷与洮河交汇的古代石流冲积扇和有关台地作了踏勘。洮河沿岸的秦汉遗址虽经2000多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但相当一部分烽燧坞障遗迹犹存。据此认为,秦长城西端并非首起岷州“西十二里”或“二十里”,其建置形制亦非绵延不断的长城墙垣,而是由洮河沿线烽燧坞障、河流山险以及峡谷栈道所组成的“塞”。^①

景生魁先生认为“秦长城起点应在岷县城西十里乡的大沟寨一带。往东北,岷州古城西南角有关门,原有古城墙,即《太平寰宇记》提到的溢乐城南1里的秦长城遗址。西魏置溢乐县,即今岷县治。往北,茶埠乡隔河有秦长城遗迹者二:其一,杏树崖对面低西村背后山梁上有大滩,滩中存残垣断壁,高二三尺,长50米,形似城墙根基;其二,茶埠乡对面的西京里傻拉池弯梁右侧山坡上,有高10米、长50米的墙形直壁上不生草,呈土红色。这两处长城遗迹是西北民族学院董文义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求学时发现的。其下,经将台、脚步城、石咀等地,皆能通马道。至红城,有完整的城墙遗址。维新乡红莲寺右侧,有岷县三中郭世威先生发现的一段城墙遗址。长城从维新乡的元山铁城出岷县境,经边墙河、石门等地,一直到康乐县的安龙河口,就可和现今临洮县的长城遗址连接在一起。以下长城走向我们和临洮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②

巩如旭先生认为《括地志》、《元和志》等史籍之所以将《史记》中的始皇长城首起“临洮”,解释为岷州(今岷县),并认定长城首起于岷州,并不仅是由于岷州古称临洮的缘故,而且应该是当时岷州境内确有这条长城首起处遗迹的存在,与《史记》的有关记载相符。我们至今没有找到秦始皇长城首起处遗迹的原因也许在于我们至今没有找到它真实的地理方位,而不在于它无迹可考。从具体情况看来,在岷县城附近寻找它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比较可行的方案是,实地考察今甘肃省临夏市暨积石山、和政、康乐、卓尼四县境内的明代河洮长城遗址,首先是考察其中的河州卫二十四关。如果二十四关确与始皇长城有关联并得到证实,那么就可以自二十四关东南端的安龙关起,向东南方穿临潭县境入岷县境,逆向寻找始皇长城首起处遗迹。^③

笔者认为秦昭王和秦始皇长城都是从岷县开始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在资料的分析和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他是第一个对秦长城进行描述的。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当时城墙的存留遗迹,但不能随意就否定它的存在。因为当时长城的修建并不是一种模式,利用河流、峡谷、天险等自然地形,“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省时、省力、省财,何乐而不为。而这一段长城正是采用了这样的修筑方式,以防御西羌对秦的袭扰。

① 定西地区博物馆、临洮县博物馆《秦代长城西端遗迹的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3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景生魁《岷县秦长城遗址考察》,《中国长城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3期。

③ 巩如旭《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2. 临洮说

这个说法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是当今甘肃地方学者如孙益民、王楷、陈守忠、王宗元等，他们都亲自进行过秦长城的踏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赞同此观点。

孙益民、王楷先生认为：秦始皇长城的西端起点“临洮”不是秦汉临洮，即今岷县，而是今临洮即秦汉狄道县。“临洮说”一个最主要的论据就是今岷县——秦临洮一带，并无长城遗迹，而今临洮——秦狄道北则有明显的秦长城村子。秦始皇长城西段，也是利用了原来的秦昭王长城的，它的起首地就是原来秦昭王长城的西端起点，在今临洮县城北约 15 公里左右的新添乡三十里墩村附近，村东即为城墙岭，从此向东都是丘陵地带，长城在此向东南连绵。城墙岭之边有地名叫杀王坡，孙、王二先生认为此处就是秦始皇长城的起首地，这里现在还有长城遗存。^①

陈守忠、王宗元也发表了两篇观点、论述过程与孙、王大致相同的文章。这三篇文章的作者都说，自己的成果都是在 80 年代初前后实际考察的结果。^② 王宗元、齐有科也撰文，专门对于“临洮”问题加以讨论，观点与上述人的大同小异。^③ 何钰先生等人也根据实际考察结果，认定定西地区现存长城为秦昭王长城，并对“岷县说”加以怀疑，观点倾向于“临洮说”^④。

对于“临洮”说，史党社、田静先生认为：有值得肯定之处。例如他们认为今临洮一带的长城是秦昭王先筑，而蒙恬后有缮修的。另外，他们还认为秦统一后所修筑的沿今兰州一带向东的黄河岸边的“城河上为塞”的那条防线不是长城，而是与秦始皇长城不同的北边防线。在考察现存秦长城方面，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弄清楚了秦长城西段很多具体问题，例如对于长城的走向、功能的分析，等等。但是，“临洮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文献的曲解。此点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临洮”的理解上。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记载秦始皇长城的文献是《史记》、《汉书》等，其中都提到“临洮”是秦始皇长城的西端起点，“临洮说”为了适应自己的观点，强解文献说“临洮”乃泛指，即洮河岸边的某处。第二，在对于考古资料的解释上是不可取的。因此，“临洮说”者根据今临洮南无长城遗迹，就认为秦始皇长城也是起点于临洮，论据也是不坚实的。^⑤

有的学者将西端起点问题分为秦昭王和秦始皇两个不同的阶段。从而主张首起今临洮的长城是秦昭王长城遗迹，而始皇长城起于岷县西。^⑥

秦长城首起处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学者在综合分析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结论。

① 孙益民、王楷 《万里长城西部起首于今临洮辩》，《兰州学刊》1982 年第 1 期。

② 陈守忠 《甘肃境内秦长城遗迹调查及考证》，《西北史地》1984 年第 2 期。

③ 王宗元、齐有科 《秦长城起首地——“临洮”考》，《西北师大学报》1992 年第 3 期。

④ 何钰 《定西地区战国秦长城考察记》，《文物》1987 年第 7 期。

⑤ 史党社、田静 《关于秦始皇长城西端起首地“临洮”的几种说法简评》，《秦汉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⑥ 巩如旭 《秦始皇万里长城首起处遗迹求索》，《西北史地》1984 年第 2 期。

(三) 秦始皇时期长城修建的时间

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从秦统一当年就开始修建长城了。

秦代万里长城的修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共12年之久。第一阶段,由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前221—前215年)。这时刚刚平灭六国,国内正紧张地进行一系列改革和推行巩固统一的各项措施,对匈奴采取的是战略防御方针。在这一阶段中,为了确保边境的安全和为下一步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做准备,重点维修了原秦、赵、燕三国的边地长城,并新筑若干部分,以使其互相连接。《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段史料既指出了秦初的边界,也指出了秦初长城的走向、维修与新筑的段落和开始修建长城的时间。自战国中后期起,中原各诸侯国与北方游牧族相邻,无不筑长城以为界,边界所至之处,亦即长城所建之处。秦代更是如此。所谓“并阴山至辽东”,正如唐人张守节《正义》所云“从河傍阴山,东至辽东,筑长城为北界。”也就是说,秦灭六国的当年即开始了维修和新筑长城的工程,这里维修的是原赵国的阴山南长城(阴山北长城此时尚为匈奴所控制)和燕国的边地长城,并新筑二者之间的段落,使其互相连接。所谓“北据河为塞”,指的是原秦国边地长城的东端和赵国阴山南长城西端之间的一段黄河,这一段从前无人筑城,现在通过筑城立塞,从而把秦、赵长城连接起来。所谓“西至临洮、羌中”,就是指在维修原秦国边地长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延伸到羌中。羌中指的是羌人聚居地,遍于今青海湖以东各处,这里所指为今甘肃永靖、兰州一带,亦即新筑自狄道沿洮水向西北与黄河相连的长城。所谓“东至海暨朝鲜”,就是指秦界东临大海,其东北边境把原燕国的边地长城加以延伸,直到秦代辽东郡的东南端。《水经·河水注》:“始皇令太子扶苏与蒙恬筑长城,起临洮,至于碣石。”《晋书·地理志》:“秦长城起乐浪遂城县。”《地理韵编今释》:“遂城在今朝鲜平壤南。”《通典》:“碣石山在汉乐浪郡遂成县。长城起于此山,东截辽水而入高丽,遗址犹存。”这就是秦初第一阶段维修和新筑长城的全部工程。

上述史料表明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而且《史记·蒙恬列传》说“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逶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这段记载表明,修建万里长城的工作是在蒙恬的主持领导下进行的,蒙恬为了击匈奴、筑长城,前后共“暴师于外十余年”。而蒙恬开始击匈奴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蒙恬被秦二世赐死,首尾不过六年,是远不足“十余年”的。事实是,蒙恬自秦始皇二十六年破齐之后,遂即开始率兵屯边、防御匈奴,兼筑长城,经过长期准备,而后才出兵反击匈奴,击败匈奴后又进一步修筑长城,所以才“暴师于外十余年”。但是,由于第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是维修旧长城,新筑部分不多,工程量不大,主要是由蒙恬所率部队和沿边郡县军民完成的,没有大规模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而史书上对这段情况的反映比较少。

第二阶段,自秦始皇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前214—前210年)。这时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秦始皇巩固内部的工作已经完成,边地长城的修缮已基本结束,边防已经

巩固，对匈奴作战的各项准备皆已就绪，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重大胜利。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大败匈奴军，一举收复河南；次年又渡过黄河，攻占高阙，控制了阳山、北假一带，从而使秦代的边境向北推进很远。为了巩固新占领的地区，于是开始第二阶段修建长城的工作。第二阶段的任务共有两项：一是“自榆中（今甘肃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①。也就是从今天的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一带开始，同第一阶段由狄道沿洮水向西北延伸的长城相连，沿黄河而东，直到与阴山相连，即与原赵国阴山南长城的西端相连，并在沿河岸边修建44座城塞，建立44县，从而加强沿河的防御。二是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筑亭障以逐戎人”^②。也就是重新修复赵武灵王时所建的阴山北长城，并自高阙向西南延伸很长一段，直至与当时的流沙（今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的总称）连接；向东与原赵国阴山南长城会合后，于今内蒙古卓资一带转向东北，逶迤于今内蒙古商都县北、化德县南、河北康保县南，在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一带与原燕国的长城相连。这两项任务都是以新筑为主，包括修复赵武灵王的阴山北长城，由于匈奴的长期破坏，亦和新筑相仿。加之地形复杂，多行于崇山峻岭之中，因而任务十分艰巨，仅靠蒙恬所率部队和沿边郡县的军民是难以完成的，遂大规模地动用了内地的人力和物力。《淮南子·人间训》说“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司马迁曾亲身游历秦代长城，他在《史记·蒙恬列传》的结语中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水经·河水注》中引杨泉《物理论》说“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由此可知，秦代劳动人民为了修建万里长城，不知付出多少牺牲和巨大的代价！

不同的观点认为：秦代修建万里长城开始的时间是秦始皇三十三年。^③即蒙恬击败匈奴、收复河南地以后；或认为开始于秦始皇三十年。^④

关于秦始皇长城修建的人数也有不同的说法。《淮南子·人间》：“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长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地，挽车而饷之。”所谓三十万、五十万者，仅指卒而言。另一种观点认为，当时动用劳动力多达100万。^⑤

（四）秦始皇长城的修筑方法与结构

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城墙，而是以城墙为主体，同大量的城、障、亭、标相结合的防御体系。城墙是一道高大、坚固而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一般修建在险峻的山梁岭脊之上或大河深谷之侧，以便“因地形，用制险塞”；只有草

①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马非百《秦集史·国防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罗哲文《长城》，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⑤ 《秦代的长城与国防》，《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原、荒漠、川旷无险之处,才平地起城。筑城的基本方法是夯筑或者用石块垒砌。

与长城城墙相结合的是沿边的大量城、障。所谓“城”,本指都邑四周用作防御的城垣,里面的称城,外面的称郭,即《管子·度地》中所说的“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而这里与长城紧密相连的城,是指在长城沿线所修筑的军事要塞,主要用以驻军,也用于住民,以利军民结合,共同守卫边防,开发边疆。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命蒙恬“城河上为塞”,并设置44县,就是在沿黄河筑长城的同时,在各要害处筑了许多城塞,以加强对重点地段的控制和防御。又如在今河北围场境内的秦汉长城遗址旁边,发现许多与长城紧密相连的小城,城的面积不大,城与城之间相距数十里不等,也有的小城建在长城内外的纵深方向,这些城都是用来加强重点地段防御的。所谓“障”,即边塞险要处用作防御的城堡。颜师古在《汉书·武帝纪》注释中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入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秦制亦当如此,秦始皇三十三年命蒙恬在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就是在修建长城的同时修建大量障塞的明证。在考古和调查中也发现秦始皇长城有不少的障城。

障与城的区别在于大小不一和作用不同。城比障大,既往军又住民,用来加强重点地段的防御;障比城小,只住官兵,不住居民,用来加强险要之处的扼守。城和障都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两项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加强。

与长城相配套的辅助设施还有大量的亭、燧。亭,本指古代边境上监视敌情的岗亭,有守望、战斗、通信等作用,往往与障、燧相结合,所以常常亭障、亭燧并称。燧,本指古代报警的烽烟,实际设施为一高台,上面有卒瞭望,下面有人守卫,发现敌情则白日燃烟,夜间点火,因而也称作烽火台或狼烟台。长城出现后,亭与燧相结合,成为长城的重要配套设施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秦始皇命蒙恬“筑长城亭障”,即包括大量的亭、燧在内。亭、燧一般都设在高处,根据地形条件,相距十里左右一个。有些亭、燧分设在长城两侧,以利各段之间互相联络;有些在长城之外向远处延伸,以利提早报警;有些通往首都方向,以利军情尽快上达;还有些通往附近驻军和郡县,以利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应敌行动。^①

秦长城的筑城方法采用在平地者由墙外取土,自然形成沟壕,相对增加了墙体的高度;在河沟者,利用河沟陡立的崖壁,削壁而成,也就是“堑”。在长城内侧,还有墩台、城障和较大的城址。墩台是传递军情的建筑,设在视野宽广的“四顾险要之处”。城址是驻兵储粮之所,是前沿的指挥中心,建在交通要道和险要山口之处。长城、烟障、城址构成一个完整的军事建筑体系,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

总而言之,秦长城在建筑布局上有两个特点:第一,秦长城建筑的总原则是“因险制塞”,就地取材。然而,由于各段的自然险阻不同,制塞的方法各异。北段在修建中充分利用了狼山、大青山的高山峻岭、群峰道巡的山势,主要用大石叠嶂在悬崖峭壁之处,往往利用自然崖壁作墙身,稍加补贴或修凿,造成天然屏障。在两峰夹峙之处,只在两峰之间筑墙以堵豁口,在山间河谷之处,则在河道北岸缠山亘河而筑,使

^① 《秦代的长城与国防》,《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敌方不能利用水源。在层峦叠嶂之处，则筑于群山腹地，敌方要攻陷长城，必须翻越两重以上山岭，骑兵无法逾越，步兵亦不易攀登，守方则可以逸待劳。第二，长城沿线烽隧设置稠密。由于秦长城北段筑于山地，为了适应步兵作战，沿长城线设置的烽火台很密，在乌不浪口、巴音哈太、小余太、西斗铺等段长城沿线平均半公里就有一个烽堆遗址，一般筑于视野开阔、便于瞭望的山顶。在烽火台的南侧或东侧，大都有房基遗迹，与烽火台连为一体，应是戍守烽燧的兵卒住室。烽燧与长城之间筑有石砌通道。说明这些烽燧不仅是瞭望侦察、举烽传讯的处所，而且是守兵作战的堡垒，但障城设置较少，多在山下，离长城线较远。这与西汉筑于蒙古草原和河西戈壁中的长城不同。汉武帝时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把“塞垣”推进到草原大漠之中，主要利用骑兵防守。骑兵长于驰驱，故可减少烽燧，为了屯驻马队，故多设障城。^①

秦始皇万里长城在上述结构体系的基础上，其总体布局具有鲜明的战略特点，即根据敌情和地形的不同，在西北段、北段和东北段分别建立不同纵深和不同层次的防御体系。秦代建都咸阳，关中地区为其根本，自立国以来就曾长期同戎人在关中苦战。匈奴占领河南地时，对关中的威胁尤为直接而严重。因此，秦代特别重视西北边防的安全，蒙恬出击匈奴的主要方向在这里，修建万里长城的主要工程也在这里，而万里长城在西北段的布局，则由三道边防线构成多层次的纵深体系。第一道边防线即秦昭王时所建的长城，西起临洮东至今内蒙古托克托附近的黄河之滨，这是秦国的西北外边，蒙恬曾着重加以维修，后因边境的开拓，遂转为内边。第二道边防线即西起狄道、榆中东至秦昭王长城东端的长城，此为蒙恬所新筑，以河为守，以堤为城，沿河修筑大量要塞并建44县，从而屏蔽北地、陇西、九原三郡，这是秦代西北最重要的一道防线。第三道边防线，即蒙恬在高阙、阳山、北假一带所筑亭障、修复赵武灵王阴山北长城并与燕长城相连，这是秦代最北、最长的一道长城，该长城的西段即构成秦代西北的外边，成为西北第三道防线，用以掩护河南地区和沿河所置列塞。

（五）秦始皇修建长城的作用和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原战国燕、赵等国的北部地区虽已设郡，但人口稀少，生产亦相对落后，为促进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沿长城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12郡，分段防御。除陇西、北地、上郡外，其余9郡均在燕赵地域。同时徙民实边，开发长城沿线的农牧业生产。还沿着12郡长城沿线修了宽大的直道，以便利交通，活跃贸易关市。此时，“匈奴单于不胜秦，北徙”，十多年不敢南下而牧马。

对于这条万里长城，司马迁还用贾谊的话评价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②

孙中山先生对万里长城评价很高，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秦始皇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修筑长城的功劳堪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捍卫中原，中国

① 何清谷 《秦始皇北段长城的考察》，《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②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可能等不到宋、明,在楚汉时代就已亡于北狄了,更谈不上汉唐时代的兴盛。他继而把汉民族同化蒙古、满族的功劳也归到了长城名下,因为长城的存在使得中华民族的同化力得以壮大巩固,才能够“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①

秦代之所以大修万里长城,并不是因为国力虚弱、秦军怯战、敌不过匈奴的强大,而是由于古代中原农业经济民族同北方游牧经济民族的矛盾特殊性所致。农业生产需要和平、统一、安定的环境,以利耕耘收获,发展经济和文化。而游牧民族则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会不时的造成对中原民族的进犯。中原以大军出击,匈奴则远走他遁;大军一撤,扰掠如故。正如汉人晁错所云“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矣。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②。这就是自战国中期以来秦、赵、燕大修边地长城的根本原因。^③

秦始皇深知自己军事力量强大,能够东灭六国,南平百越,“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可一举击败匈奴。但是,击败匈奴却不能征服匈奴和占有匈奴,无法改变其生活条件、环境和习性,也无法根除其飘忽无定、出没无常的侵扰之患。正是从一劳永逸的百年大计出发,秦始皇才决定对匈奴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匈奴以严厉的打击,一方面大修万里长城,确保边防的巩固和国家的安全。从秦代的历史看,万里长城的作用和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化短为长,巩固边防。秦军同匈奴军相比,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车、步、骑配合协同,长于大规模集团作战,但灵活性和机动性差,受地形条件的限制较多,短于翻山越岭、长途奔袭、分散作战,后勤保障亦十分困难。匈奴军同秦军相比则恰恰相反,没有严格的组织、训练,武器装备比较简单而落后,也没有多兵种的配合,但人人习于骑射,勇于战斗,长于奔驰突袭,“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④,因而能灵活机动,出没无常,分散作战,无须后勤保障。而短于攻城克坚,则是其一大弱点。正因为秦代边防有万里长城作屏障,使匈奴骑兵的活动受到限制,化长为短,难以轻易地出入边塞;而秦军则化短为长,守御有余。故终秦之世,未闻有匈奴犯境之大害,这和万里长城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二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蒙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击败匈奴,这固然要归因于秦军的强大和作战指导的正确,但和他第一阶段认真维修长城是密切相关的。秦匈边界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中国长安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汉书》卷49《袁盎晁错传》。

③ 《秦代的长城与国防》,《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史记》卷100《匈奴列传》。

长至万里，尚无长城屏蔽，秦军处处分兵守卫，就难以集中兵力发动战略进攻；即使能发动进攻，匈奴也可以退此进彼，到处周旋和扰乱。正因为长城有效地巩固了边防，保障了秦军侧翼的安全，蒙恬才得以集中数十万大军，在主要战略方向上发动猛烈进攻，迅速取得胜利，一举收复河南，夺得阴山，给了匈奴以很大的打击。匈奴一则由于军事上吃了败仗，二则由于秦边处处有长城掩护，无隙可乘，遂被迫退往阴山以北。蒙恬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进而又第二阶段大修长城，因而巩固了自己的胜利。由此可见，万里长城不仅是防御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进攻、巩固胜利的重要手段。

三是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万里长城不仅保护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免遭匈奴之破坏，而且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秦代在长城沿线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 12 郡，有些郡的辖境远出长城之外。这些地区在长城的庇护之下，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土地得到开发，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特别是河南地区和黄河沿岸，经秦始皇大批移民和设置 44 县之后，很快成为新的经济繁荣地区。^①

四是加强了文化交流。长城是定居农业和游牧经济的分界线。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经济类型间的交互关系，冲突、战争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而且，战争本身也是文化互补、民族融合的一种激烈形态。农耕人与游牧人相往来，常常发生互摄性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大体沿着长城一线展开，进而向更广阔的地域伸延。一方面，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收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并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充作农耕文化的复壮剂和补强剂。战国时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使赵国迅速强大起来，唐代承魏晋南北朝以降汉胡文化融合之势，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构成唐代昌盛繁荣的动力之一，都是农耕区从游牧区获得积极影响的生动事例。另一方面，游牧人则从农耕人那里广为学习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乃至改变生活习俗，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飞跃。其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进入农耕文化氛围中，往往“为被征服者所同化”。内迁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以实行三长制、均田制为基本内容的汉化改革，元代蒙古人和清代满洲人的渐次皈依汉文化，都是有力证据。总之，东亚大陆上农耕和游牧两大经济区决非自我禁锢的系统。以迁徙、聚合、战争、互市等形态为中介，农耕人与游牧人彼此交往，相互融合，不断实行互摄互补，历数千年方汇成今日气象恢弘的中华文化。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会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而长城正是实现这个整合过程的交汇线，迁徙、聚合、战争、互市都在这条交汇线上波澜起伏地展开。^②

长城沿线，在古代大多是生产比较落后的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凉，曾被称之

① 《秦代的长城与国防》，《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秦代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② 冯天瑜《长城的文化意义》，《湖北社会科学》1990 年第 10 期。

为“积阴之处”、“不毛之地”、“木皮二十、冰厚六尺”，等等。为了发展长城沿线的生产，以解决驻军的供应问题，自秦、汉以来即采取了驻军自力更生的办法，采取了“屯田”这一行之有效的政策，移民前往开垦。秦始皇在长城沿线设立了陇西、北地、上郡、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 12 郡来开发和管理长城内外的地区，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秦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中原生产和生活的安定，促进边境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上百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这一繁重的修筑工程，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自秦代以后，万里长城为许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经过 2000 多年的不断修缮和扩筑，规模越来越宏伟壮观，是我国军事筑城史上的奇迹之一，至今仍引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讨论

孟姜女传说日前入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历史上孟姜女哭的并不是秦长城，而是山东的齐长城。

这个故事的毛坯源自于“杞梁妻哭夫”的史实。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前 550），齐庄公发兵攻打莒国，齐军先锋杞梁在与莒国交战时战死，齐庄公班师回国路上，在莒城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向她吊唁，杞梁妻得知丈夫已经战死悲痛交加，拒绝接受在郊外吊唁，齐庄公便到杞梁家设祭吊唁。

到了战国时期，《檀弓》一书引曾子的话中对这段史实增加了“其妻迎灵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语。《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髡的话“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从而把“哭夫”的史事定为孟姜女哭长城。